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梁紀十九

上章敦
并一年

太宗簡文皇帝上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 陳霸先發始

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

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

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

戰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霸先進軍南康

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戊辰

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大行臺齊郡王 庚午邵陵王綸至江夏郢州刺史南康王恪郊迎以州讓之綸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滌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

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

廣陵人來疑說前廣陵大

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相文之勲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仍結東魏為援皓暉之子勔勃之兄也乙亥景遣郭元建帥衆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晉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

忠遂停漣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爲質以
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
陸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質遷有無永敦鄰睦忠
乃還 宕昌王梁彌定爲其宗人獠甘所襲彌定奔
魏獠甘自立羌酋傍乞鐵忽據渠株川與渭州民鄭
五醜合諸羌以叛魏丞相泰使大將軍宇文貴涼州
刺史史寧討之擒斬鐵忽五醜寧別擊獠甘破之獠甘
將百騎奔生羌鞏廉玉寧復納彌定於宕昌置岷州
於渠株川進擊鞏廉玉斬獠甘虜廉玉送長安 侯
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 邵陵王綸

救河東王粦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曰天
時地利不及人和况乎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
危耻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
或宜容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
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
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
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鎮疆密弟若陷
洞庭不戢兵刃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
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
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啓引楊忠來相

侵逼頗導談笑用却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
且平暮便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
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侯景遣侯
子陵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
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
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鑒為南兗州
史鎮廣陵景遠建康 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東揚
州刺史省吳州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為左僕射
侯景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 宣城内史
白季進據安吳侯景遣于子悅等帥眾攻之不克

東魏行臺辛術將兵入寇圍陽平不克 侯景納上
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
苑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
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為齊
王 臨川內史始興王毅等擊莊鐵鄱陽王範遣其
將巴西侯瑱救之毅等敗死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
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 夏
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韶為長沙王 丙
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
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

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楊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芟芟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騎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爲其將帥者

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

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 魏封皇子儒爲

燕王公爲吳王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邵陵王

綸在郢州以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閣悉加題署其

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詔議參軍江仲

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

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

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

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厭殺之

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斃兄

勿深憂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
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及其首而葬之初世子方
等之死臨蒸周鐵虎功最多譽委遇甚重僧辯得鐵
虎命烹之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竒其言
而釋之還其麾下繹以僧辯爲左衛將軍加侍中鎮
西長史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
壬寅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
動靜必咨焉繹以爲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
號猶稱大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
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其世子

爲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
不出一郡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
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互相猜忌
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帥衆二千築壘稽亭
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範
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衆祕不發喪奉範弟
安南侯恬爲主有衆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
爲東道大行臺鎮錢塘丁巳以侯子璽爲南兖州刺
史 東魏齊王洋之爲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爲管記
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楊徐之才北

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歲在午當有
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
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
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曰正
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
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
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
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
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壹使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
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

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勦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
子自稱義兵而東向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
爭天下者彼亦欲爲王所爲縱其弱疆不過隨我稱
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
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王
來爲何事而今欲還洋僞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
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
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
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
業筮之遇乾之興曰乾君也興五月卦也之以仲夏

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
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
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
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
即召太常卿刑劭等議撰儀注祕書監魏收草九錫
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
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
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高德政徐之
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
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

敢異言洋至鄴召夫齋樂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川
此何爲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爲欲族滅邪隆
之謝而退於是作圓丘備法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
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
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
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歛容曰此事推挹已
久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
之曰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旣署曰居
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
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

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况在六宮帝步入與如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閣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造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策綏禪位于齊戊午齊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已未

封東魏主爲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爲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爲高祖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爲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文成侯寧起兵於吳有衆萬人已巳進攻吳郡行吳郡事侯子榮逆擊殺之寧範之弟也子榮因縱兵大掠郡境自晉氏渡江三吳最爲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亂掠金帛旣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遺民殆盡矣是時唯荆益所部尚完實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

受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令
屯白帝未許東下 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
州事 江夏王大欵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
安間道奔江陵 齊王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
狄干等七人皆為王癸未封弟浚為永安王淹為平
陽王洸為彭城王演為常山王渙為上黨王洸為襄
城王湛為長廣王潛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
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 鄱陽
王範既卒侯瑱往依莊鐵鐵忌之瑱不自安丙戌詐
引鐵謀事因殺之自據豫章 尋陽王大心遣徐

徽夜襲湓城安南侯恬裴之橫等擊走之 齊主
趙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紹德又納段韶之妹及
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政欲結勳貴之援乃言漢婦
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帝不從丁亥立李氏
為皇后以段氏為昭儀子殷為皇太子庚寅以庫狄
干為太宰彭樂為太尉潘相樂為司徒司馬子如為
司空辛卯以清河王岳為司州牧 侯景以羊鴉仁
為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
盜疑其懷金邀殺之 魏人欲令岳陽王啓發哀嗣
位啓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啓為梁王始建臺

置百官 陳霸先修崎頭古城徙居之 初燕昭成
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
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
守高涼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
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累世
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
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由
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
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
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
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
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
主帥杜平虜將兵入瀨石城魚梁以逼南康陳霸先
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今入瀨石
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若自
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
遣婦參彼聞之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
唱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
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
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

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湘東王
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辛丑裴之橫
攻稽亭徐嗣徽擊走之 秋七月辛亥齊立世宗妃
元氏爲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世宗子孝琬爲河
間王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封隆之錄尚書
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 辛酉梁王啓
入朝于魏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迎鄱陽
世子嗣使鎮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
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
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

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
心使前太子洗馬韋臧鎮建昌有甲士五千聞尋陽
不守欲帥衆奔江陵未發爲麾下所殺臧粲之子也
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
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
徇蠡南諸郡以瑱爲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黃灋氈有
勇力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
灋氈監郡事灋氈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
灋氈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灋氈引兵會
之 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

五千襲之約衆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湘東王繹改宜都爲宜州以王琳爲刺史是月以南郡王大連爲江州刺史魏丞相泰以齊主稱帝帥諸軍討之以齊王廓鎮隴右徵秦州刺史宇文導爲大將軍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鎮關中益州沙門孫天英帥徒數千人夜攻州城武陵王紀與戰斬之邵陵王綸大脩鎧仗將討侯景湘末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齊主初立勵精爲治

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清河房超超不發書楛殺其使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楛以誅屬請之使又之都官中郎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賊猶致大戮身爲枉濃何以加罪乃罷之司都功曹張老上書請定齊律詔右僕射薛琬等取魏麟趾格更討論損益之齊主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九月丁巳魏軍發長安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

聞之遣其子威正疾礮將兵擊之龍虎敗奔于僧辯
 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
 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湘東王繹繹
 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
 佗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
 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
 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礮自倉
 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尚書
 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為
 領軍將軍綸遇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繼

持其軍器給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濶飲寺僧渡蔡匡
 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
 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
 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
 齊以綸為梁王 湘東王繹改封皇子大款為臨川
 王大成為桂陽王大封為汝南王 癸亥魏軍至潼
 關 庚午齊主如晉陽命太子殷居涼風堂監國
 南郡王中兵參軍張彪等起兵於若邪山攻破浙東
 諸縣有衆數萬吳郡人陸令公等說太守南海王大
 臨往依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

我自解不可往也 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爲秦州刺史侯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爲江州刺史以文盛爲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應續之子也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爲繹所厚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

據西陽武昌

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

湘東王繹召之以爲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又以南平

王恪爲武州刺史鎮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

獻爲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

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

加殊禮 岳陽王譽還襄陽 黎州民攻刺史張賁

賁棄城走州民引兵西北益州刺史楊法琛據黎州

命王賈二姓詣武陵王紀請法琛爲刺史紀深責之

囚法琛賈子崇顯崇虎冬十月丁丑朔法琛遣使附

魏 巳卯齊主至晉陽宮廣武王長弼與并州刺史

段韶不協齊主將如晉陽長弼言於帝曰韶擁彊兵在彼恐不如人意豈可徑往投之帝不聽既至以長弼語告之曰如君忠誠人猶有讒况其餘乎長弼永樂之弟也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段韶爲右僕射 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立皇子大鈞爲西陽王大威爲武寧王大球爲建安王大昕爲義安王大摯爲綏建王大園爲樂梁王齊東徐州刺史行臺辛術鎮下邳十一月侯景徵租入建康術帥衆度淮斷之燒其穀百萬石遂圍陽平

景行臺郭元建引兵救之壬戌術略三千餘家還下邳 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不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賤推湘東王繹爲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魏丞相泰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丙寅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又雨自秋及冬魏軍畜產多死乃自蒲阪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 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

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興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又不能進自出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勔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又理出奔長蘆集衆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之又理爲左右所殺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爲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是竟不服景乃宥之勸景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

憺之孫也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詞得出入卧内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踈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景自帥衆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爲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

之怨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爲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爲隨王仍賜姓侯氏 辛丑齊主還鄴

邵陵王綸在汝南脩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祐以告丞相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武陵王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南梁州刺史譙淹合兵二萬討楊法琛法琛發兵據劔閣以拒之 侯景

還建康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泰

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

虎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

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

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

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

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

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

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爲散

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

云 齊主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梁紀二十起重光協洽盡玄

太宗簡文皇帝下

大寶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
慶攻之不克 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
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
武昌受徐文盛節度 楊乾運攻拔劔閣楊法昌退
保石門乾運據南陰平 辛亥齊主祀圓丘 張彪
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
田遷趙伯超救之稜鳳敗走稜伯超之兄子也 癸

亥齊主耕籍田乙丑享太廟 魏楊忠圍汝南李素
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投尸江岸
岳陽王督取而葬之 或告齊太尉彭樂謀反壬辰
樂坐誅 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東王
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 侯景以王克為太
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
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
為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
元建化仁為佐命元功偉超世為謀主于子悅彭雋
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為爪牙梁人為

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
宣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
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
也 北兖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 楊乾運
進據平興平興者楊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保魚石洞
乾運焚平興而歸 李遷仕收衆還擊南康陳霸先
遣其將杜僧明等拒之生擒遷仕斬之湘東王繹使
霸先進兵取江州以為江州刺史 三月丙午齊襄
城王洸卒 庚戌魏文帝殂太子欽立 乙卯徐文
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 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為梁

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齊司空司馬子如自求
封王齊主怒庚申免子如官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
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閏月
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舻相接約分兵襲破定
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
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
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甲辰魏葬文帝于永陵

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
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爲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
日以蒲酒爲樂侯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

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
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
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旣而
走告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
腹以五色綵辮其髯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于牀
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髯間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
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
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
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
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楊淳于量定州刺史

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

江陵景帥大兵水陸並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景拓邏至于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爲誰荅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樂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岳陽王咨聞戾景克郢州

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赴
援衆議欲荅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
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
進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
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澧水待時進軍管聞之
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 五月魏隴西襄公李虎
卒 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
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
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
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

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
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塔
以待之僧祐由宅路西上約謂其畏已急追之及於
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
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
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
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
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
不捺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
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

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擒約
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
留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
范希榮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
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
石磔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
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
僧重新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王僧辯爲征東將
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
請還旣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

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
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
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
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景奔歸船前
後相失太子船入樅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
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
違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
咽即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
景王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爲
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龔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

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
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
江陵殺之 庚午齊主以司馬子如高祖之舅復以
爲太尉 江安侯圓正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
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
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
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豐自此起矣 陳霸先引兵
發南康瀨石舊有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
間巨石皆沒霸先進頓西昌 鐵勒將伐柔然突厥
酋長土門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土門恃其

彊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
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
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
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
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繹以瑱爲兗州刺史景悉殺
瑱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
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
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
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

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
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
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
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
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
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
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旣示
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
爲詔書以爲弟姪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
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

之棟歡之子也戊午景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
廢帝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
左右守之墻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
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鉏葵法
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景殺袁太子大器
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
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
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
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
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

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即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旣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爲太孫王偉曰

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爲敬太皇太后豫章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以劉神茂爲司空 九月癸巳齊主如趙定二州遂如晉陽 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爲東揚州刺史 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冬

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雋王脩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雋等齎曲項琵琶與太宗極飲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乃出雋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戶扉為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太宗自幽繫之後無復侍者及紙乃書壁及板障為詩及文數百篇辭甚悽愴景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侯景之逼江陵也湘東王繹求援於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豐侯循以南鄭與魏召循還江陵循以無故輸城非忠臣之節報曰請待政命魏太師秦遣大將軍達奚武將兵三萬取漢中又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谷攻上津循遣記室參軍沛人劉璠求援於武陵王紀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救之循恢之子也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 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曇雲麾將軍元顯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顧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

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
新安太守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等復上表勸進湘
東王繹不許戊寅繹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矩爲中
衛將軍以自副方矩方諸之弟也以南平王恪爲湘
州刺史 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
遷爲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爲中軍都督謝荅仁爲
右廂都督李遵爲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己卯加
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已丑豫章王棟禪位
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
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并其

二第橋樑同鑿於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
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
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衆
咸咲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
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
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
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
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
帝與受擯不殊 壬辰湘東王以長沙王韶爲郢州
刺史 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

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十二月丁未謝蒼仁李慶
緒攻建德擒元頽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
日乃死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
公主恒爲之嘗飲食護視之是月齊主飲公主酒使
人醵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謚王曰魏孝靜皇帝葬
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
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
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過異於諸元間府儀同三司
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爲齊主
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
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
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蒙
汾水冰沈其尸孝友或之弟也齊主嘗劓元韶鬚髮
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
婦人也

世祖孝元皇帝上

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以南平內史王褒爲吏部
尚書袁騫之孫也 齊人屢侵侯景邊地甲戌景遣
郭元建帥步軍趣小峴侯子鑒帥舟師向濡須己卯
至合肥齊人閉城不出乃引還 丙申齊主伐庫莫

奚大破之俘獲四千人雜畜十餘萬齊主連年出塞
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
効本末及四方軍士疆弱多少畚代往還器械精粗
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
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帝常曰唐邕疆幹一人當
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
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群臣莫及 魏將王雄取上津
魏興東梁州刺史安康李遷哲軍敗降之 突厥土
門襲擊柔然大破之柔然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
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侯利登注子庫提並帥衆
奔齊餘衆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為主土門自號伊利
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
謂之設 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
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
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
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鵠頭二
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鵠頭戊午侯
子鑒還至戰烏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 侯
景儀同三司謝朓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
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

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暉鄺通並據外營降於荅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荅仁荅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

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鵠舫千艘載戰士僧辯摩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

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舫艦及海艦以石繩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且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

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爲大

劉確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留異外同神茂

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丁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

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

兄弟也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
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
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
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
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鞞諫曰自古
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
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
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
又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鞞後與房世
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朓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

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崩入據
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
于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
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
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
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
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鄉族一
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
已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荅曰淮
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

乃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穆相扶出於密室逢杜蒯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爲仗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隲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夏四月齊主使大都督潘樂與郭元建將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兵五萬攻陽平拔之 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
開寧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政
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
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侍佐曰七
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爲已
瑞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
正爲西陽王圓滿爲竟陵王圓普爲譙王圓肅爲宜
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攜爲征西大將
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

固諫不從僧略僧辯之弟怦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
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費合
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往人口其紀即以爲
反徵謂怦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
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
略永豐侯攜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
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宜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爲中書
侍郎使者入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
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恐而蓄憾足下不留
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

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爲已用乃厚禮遣之以宜豐侯循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循府長史蜀郡太守 謝荅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邑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手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雋胸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

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爲小妻以其兄鷗爲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鷗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歲蕤密圖之歲蕤荅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己卯景晝寢鷗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鷗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荅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鷗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鷗以稍刺殺之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

歲羸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歲羸送于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深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剥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齊顯祖即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朓仁皆降於侯瑱瑱并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豈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大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

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甲申齊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右僕射以太原公主妻之公主即魏孝靜帝之后也 楊乾運至劔北魏達奚武逆擊之大破乾運於白馬陳其俘馘於南鄭城下且遣人辱宜豐侯循循怒出兵與戰都督楊紹伏兵擊之殺傷殆盡劉璠還至白馬西爲武所獲送長安太師秦素聞其名待之如舊次時南鄭久不下武請屠之秦將許之璠請之於朝秦怒不許璠泣

請不已秦曰事人當如是乃從其請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秦等謁山陵脩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實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

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齧肉而殺之 丙戌齊合州刺史斛

斯昭攻歷陽拔之 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旣死自餘

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勲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力田蓄穀時

江東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

給糧廩全濟甚衆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

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景平以悉達爲北江

州刺史 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

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
魏彥告于魏 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
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
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
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
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
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蒨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
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
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辛術遷吏
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
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獎者踈素叔德沈密謹厚
所傷者細揚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
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
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魏達奚武遣尚書
左丞柳帶韋入南鄭說宜豐侯循曰足下所固者險
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憑之險不足固
也白馬破走酋豪不進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長圍四
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
欲誰爲爲忠乎豈若轉禍爲福使慶流子孫邪循乃
請降帶韋慶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聞城

中食盡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劔北皆入于魏 六月丁未齊主還鄴乙卯復如晉陽 庚寅立安南侯方矩為王太子 齊遣散騎常侍謝季卿來賀平侯景 衡州刺史王懷明作亂廣州刺史蕭勃討平之 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信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朱

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偽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崩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八月魏安康人黃衆寶反攻魏興執太守柳檜進圍東梁州令檜誘說城中檜不從而死檜蚪之弟也太師泰遣王雄與驃騎大將軍武川宇文蚪討之 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撫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九月甲戌司空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蔡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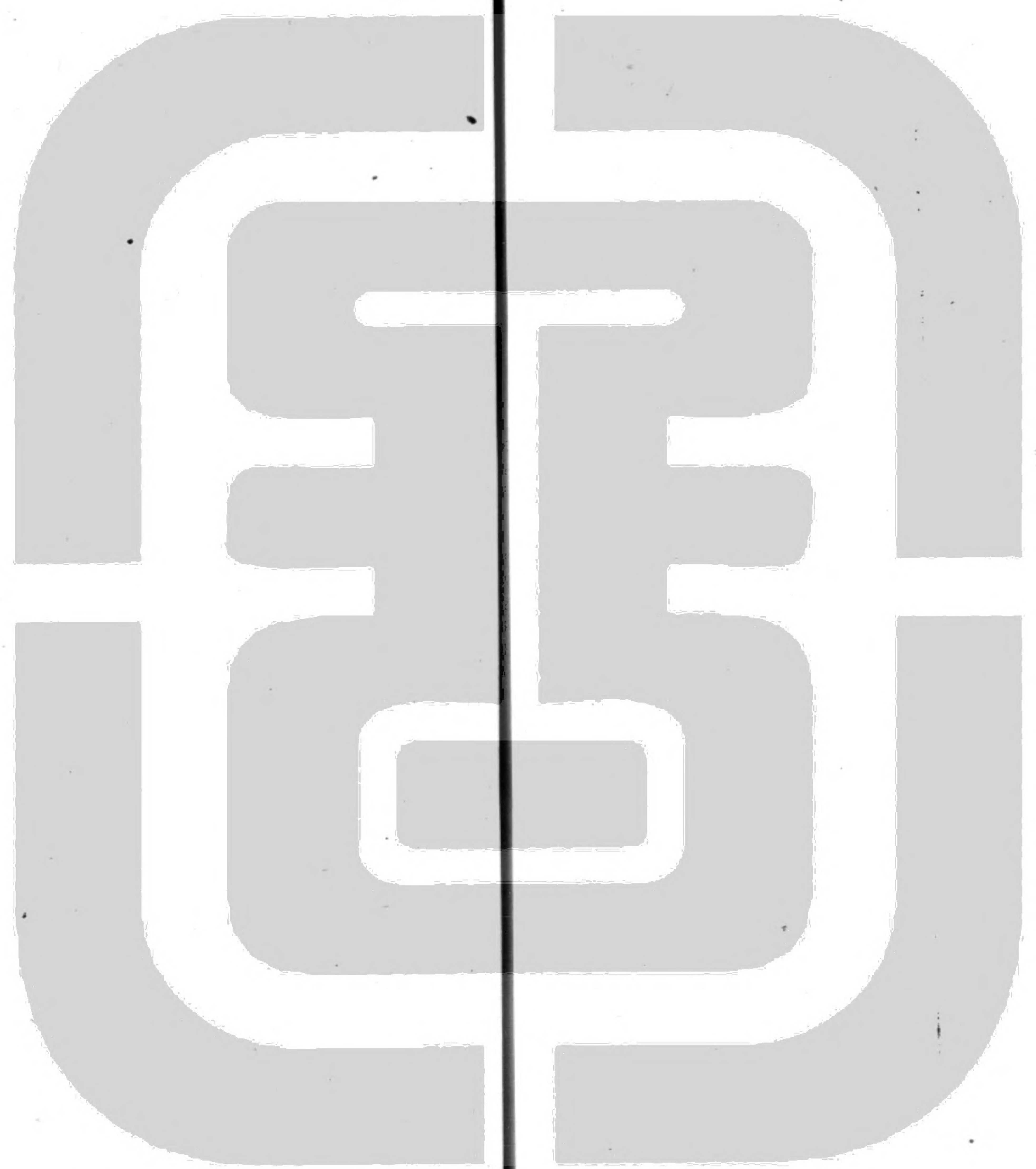
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爲揚州刺史 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頊請江陵以昌爲貞外散騎常侍頊爲領直 宜豐侯循之降魏也丞相秦許其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爲湯武今日所見曾相文之不如秦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相文璠曰齊相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水竟秦

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乃謂循曰王欲之荆爲之益循請還江陵秦厚禮遣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疑之遣使覘察相望於道始至之夕命劫竊其財及旦循啓輸馬仗王乃安之引入對泣以循爲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齊主自晉陽如離石自黃蘗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 甲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晏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爲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群盜從王僧

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爲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劓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齧割出其心向之拊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丁丑以宜豐侯循爲湘州刺史 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嘉王追尊母阮脩容爲文宣皇后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

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破之道貴奔零陵其衆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顛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侯景之亂零陵人李洪雅據其郡上即以爲管州刺史洪雅請討陸納上許之丁道貴收餘衆與之俱討遣其將吳藏襲擊破之洪雅等退保空雲城藏引兵圍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上遣陳旻至納所納衆皆泣曰王郎被囚故我曹逃罪於湘州非有它志也乃出妻子付旻旻至巴陵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

密爲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旻後約至城下鼓譟十一月壬午晨去巴陵十里衆謂已至即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納乘水來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保長沙壬午齊主還鄴戊午復如晉陽



道金元二

三

